

九十之書叢識知界世

美國侵略墨西哥下的法國

著亞里梭·G·法
譯明匡

行印社識知界世

九十之書叢識知界世

國法的下略侵帝美

著亞里梭·G·法
譯明匡

版出社識知界世海上

月四年〇五九一

美帝侵略下的法國

世界知識叢書之十九

原著者 法·G·梭里亞

譯者 匡明

出版者 世界知識社

上海(○)中正東路一七二號

電話 一三一五〇

經售者 全國各大書局

基本定價每冊七元八角

一九五〇年四月初版

◁ 印 翻 准 不 ★ 有 所 權 版 ▷

序言

我們（指法國，下同）正面對着美國經濟帝國主義的極強烈的侵略。爲了採取一種合於我國利益，保護和平的態度，我們應分析牠的機構，審查牠的手段，重視牠的危險。

這正就是喬治·梭里亞（Georges Soria）極有系統地所做的工作。他指示給我們：美國的經濟組織，一定要逼迫美國從事於有計劃地獲得原料的來源和外國的市場。

共同反對納粹壓迫者的鬥爭，將民族獨立的意識發展到了極高的程度。因此，對於那些深知經濟上受控制，必然會在政治上受屈辱的人們，發生了一種使他們難以克服的困難。

但也正是這個共同戰爭，使美國以外的許多國家，遭到非常多的損毀；大大地削弱了國力，給美國有施行最有效詭計的機會，借此來很靈巧地送與各民族以一份經濟援助的方案。這個方案的實行，立刻就可以把這些民族陷於政治上的保護地位。

對這些國家們所遭遇的不幸，美國的假慈悲假悲就抓到了一個巧妙的題目。她藉此可以讓各國少數的領袖，大捧大西洋那面工人們出名的與無可懷疑的豪俠，她可以藉此瞞住享受這種援助的利益的人們注意，又可以拉攏一些國家去進行一個新的十字軍，以反對那些曾爲戰爭而流過血的新民主國家。而這些新民主國家的不可饒恕的大罪，就在於他們排除了企業自由之體制來復興他

們的國家。這種企業自由，杜魯門總統是認為重於一切，甚至於重於和平的。

這大概是因為在這些人民民主政體國家內的一般自私的、陰謀的、要剝削人們的勞力以過舒服的生活的人們，是沒有地位的緣故。全世界上，也只有這些最會剝削他們的同類的人，或在他們的國內，或在別人的國家內，會最響亮地用自由的名義來喊出他們對蘇聯對人民民主國的憎恨的。

託了援歐計劃的福，法國加入於美國的經濟體系之中。不管官方如何否認，然而我們統治者的自己決定之權總不能不有所損失。這個援助如更多一些，我們的經濟如更遷就了牠些，法國要不討好他的保護人那就更無辦法了。他無論在什麼時候，只要他以爲適當的，就可以將他的一連串的「援助」中止的。喬治·梭里亞引用保守黨皮佛勃羅克（Lord Beaverbrook）勳爵的話，說人們提議以我們的國家主權換取人家的雞蛋粉，是極其中肯的。

經濟的把持，政治的保護，已經成爲兩個威脅，套在許多國家的頭上。法國也是其中之一。但是危險還不限於這些。

聯合國會員國的代表們在紐約第一次集會時，很快地就覺得要保持和平，在許多別的問題之外，取得一個關於原子能的共同協議，是必要的。

原子武器的毀壞力和牠的被一個強國所獨佔，引起了些問題。這些問題後來被交付與聯合國的一個特別委員會在處理。這個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四日所創立的委員會，於比基尼（Bikini）

島第一次試驗前十五日（即六月十四日）開始牠的工作。牠將向聯合國下次大會繳出牠的白卷了。

原子能委員會中的科學專家們，已於一九四六年九月底得到了一個全體同意的協議，說出原子能的國際管制「技術上並不是不可能的」。

從這個時期以後，儘管多少努力，兩個主張終不能調和；一部份人要將原子彈禁止使用，已經存在的，則在國際的管制人員執行職務以前，託付於國際的組織。另一部份人則以為應該讓美國保留原子彈和應用牠的權利，一直到管制的組織能够行使牠的職權時為止。

一部份人反對，以為在過渡時期中，（人們不肯確定一個限期，即連大約的也不肯定），美國可以其管制各國的工業和軍事組織所得的知識來大大地增加他們的武器的效力。美國代表們回答說：任何別的態度將使他們國家的安全發生危險。

但是，政治和經濟的壓力，是來自世界的那一部份呢？戰爭、威脅、嚇詐，又是從誰而來的呢？這是從四年以來不斷製造原子彈的那些人而來的；從要壟斷科學的結果，以達破壞的目的，而多少帶有直認不諱，要使牠成為制霸的工具的那些人來的。

和市場競爭般同時並進的，是我們正冒着危險，在參與大量毀滅方法之發展的競爭。科學為改進人類的命運已做了極多的事，又將有再一次的被用以去毀滅的危險了。

但我們若就此失望那就錯了。託着最被注目的民族的鎮定和他們的和平意志的福，無論在美

國或在我們法國，認為這種企圖之爲罪惡的瘋狂，並且確信還有可能來抵抗它的人，越來越多了。

喬治·梭里亞寫了這本書，使得我們明白這一時期裏的可慮問題的許多方面，我們應該感謝他。這本書確爲愛好自由、爲法國的獨立、和平的維持而奮鬥的人的一個可貴的參考書。

腓列德里·約里奧·居里

目錄

序言

第一章 美國帝國主義存在嗎？	(一)
第二章 「雞蛋與石頭」相碰	(二四)
第三章 日內瓦協定：侵略的武器	(三三)
第四章 馬歇爾計劃	(五四)
第五章 美國派的大懼	(八三)
第六章 被威脅的法國	(一〇九)
第七章 雖有掘墓人法國仍將生存	(一二九)

第一章 美國帝國主義存在嗎？

我記着一九三九年墨西哥灣中一個酷熱的六月的早晨。經過二十天的航海，低低的、灰色的、被陽光照得睜不開眼的委拉·克盧斯(Vera-Cruz)的海濱在天際出現了。哥台斯(Fernand Cortez)所率領以征服美洲的西班牙人，在土著阿士堆格(Azteque)房屋的荒墟上所築起的鐘樓和砲台，已經和那一線用土磚造成，四周圍繞着菓園的赭色的房屋隔離開來。這些房屋，在歐洲人的目光中閃爍着嶄新的光彩。

我們有了一次很理想的旅行。在馬得拉島(Madere)停了一會。我們在那裏走遍了芬寫爾(Funchal)港內種着布根維爾樹(Bougainviller)的小道，再到一家創始於拿破崙時代的酒家中去賞金黃色的美酒。這是一次很優游的旅行。我們在安的列斯羣島(Antilles)、在波多黎各(Puerto-Rico)的聖約翰(San-Juan)都會游散。始終欣賞着大海——加勒比海(Caraibes)和在我們緩緩前進的輪船螺旋推進機旁邊嬉戲着的成羣的劍魚和沙魚。

很久以前，我就夢想着到墨西哥去。我不知道我是否因了幾個晚上縱讀拉加薩(Las Casas)的奇特的出征故事和日記，使我發生這個願望，但我總希望着有一天，我能夠到這個神話的國家去，這個希望勝過世界上的任何東西。我承認這是一種怪想，但是，每個人不是各有他的墨西哥

嗎？

一隻稽查的汽艇靠近了我們的船，一羣穿着白制服的海關職員和佩着手槍的警官上了船。問答、填表、護照、微笑、敬禮……。幾分鐘以後，在一隻吐着淡綠色烟煤的拖輪引領下，船靠了岸。碼頭上，一羣衣衫襤褸，但是頭上都戴着墨西哥大草帽的墨西哥傭工（Peone）奔跑着、呼喊着、懇求着，想從旅客們的手中取下他們的行李。在這些土人裏面，有磚頭顏色的印地安人、像古巴人的成分多於像本地人的成分的塌鼻頭的混血種、瘦長的、怯弱的黑人。沿着海關有裂痕的大廈前面有幾個架着黑眼鏡，講着不規則的紐約土話的外國人，他們在等待着卸下一批裝來給委拉·克盧斯分公司的福特汽車。

我急忙忙的到一家旅館去。旅館的窗戶朝着一塊很大的方場，方場旁邊的店舖，門前有道穹形的走廊；一家咖啡館，座位一直延展到人行道上。那裏的籐沙發上坐着幾個白種人，正在飲着攪酒的波蘿蜜汁，同時以遲緩的動作，剝着芒果及其他我不知道名稱的奇怪的菓子。

方場上，一批印地安人靜靜地在注視着這些無所事事的人。這些面色，爲生理的貧乏所毀壞，同我所想像的墨西哥人的形象相差得何其遠啊！我進了我所開的房間，那是一間充滿了陽光的大房間，裏面有一張桃花心木的床和一隻粉紅色大理石的浴缸。天花板上和床桌上都有一隻電風扇在不停的轉動，電氣冰箱的馬達聲音像一隻看不見的小虫在叫着。

我下樓買了一份報紙，走向閑空的人坐着的咖啡座中，我佔據了一張桌子，要了一杯加威爾

姆酒的波蘿蜜汁。這時廣場上的印地安人愈聚愈多了。他們都是一小隊一小隊靜靜地、密密地趕來。突然，在一條種植着火樣葉子的紅色大樹的馬路上出現了人數更多、意志更強的一隊，二個大漢執着一幅展開了的很大的白旗，上面寫着：「打倒美國帝國主義！」（Abajo el imperialismo yanqui!）

我到委拉·克盧斯，想不到會正在當地民情沸騰的時候。自從墨西哥總統卡第拿將軍（General Cardenal）於一年前將屬於美孚公司而由墨西哥鷹牌油公司經理的及屬於荷蘭皇家公司的油公司收歸國有以後，美國政府就採取報復政策，限制墨西哥白銀的輸入。羅斯福總統雖一再宣示善鄰政策，可是墨西哥將她主要富源石油收歸國有，竟因此犯了罪，遭到了處罰：她的銀礦的出產漸漸減少，外匯的來源也大大的減少了。美國財政部長將墨西哥白銀的輸出封鎖起來了。

打倒美國帝國主義！

廣場上的羣衆這時候更加擁擠了，他們圍着兩個戴繡花大皮帽、奏着提琴的青年。這兩個青年在演奏着瑪特羅（Madero）、加朗柴（Carranza）及邦蕭維拉（Pancho-Villa）時代的墨西哥革命歌曲，周圍的羣衆都興奮地和着曲子中的疊句。在這和聲中，不時可以聽到：格蘭哥！格蘭哥！格蘭哥！格蘭哥！格蘭哥！格蘭哥！

在墨西哥及整個拉丁美洲中，「格蘭哥」（Gringo）就是美國人。這種稱呼同巴黎人與美軍一起生活了幾個月以後稱呼他們爲「阿美羅克」（Amerloque）相似，含有些嘲弄的意思。但

墨西哥人在發怒時所喊的「格蘭哥」，則和巴黎兒童在德軍佔領時期用以稱呼穿綠制服的德國人的「弗里陀林」(Fridolin) 完全相同。

在我看起來，委拉·克盧斯人那天的對「格蘭哥」的態度是極為激昂的。每當站在廣場水池上的演說者講到美國干涉墨西哥內政的事件時，羣衆就起來侮辱他。演說的人用沙啞的，並且加重每字最後一音的墨西哥人特殊讀法的西班牙文，在追述着油公司收歸國有的經過：「這種油公司從第亞士 (Porfirio Diaz) 黑暗時代起，一直在吮吸着我們的財富。」他說：

「卡第那總統萬歲！」羣衆回響着。演說者重新回到他的本題，繼續講下去：「卡第那總統結束了這一切。現在『格蘭哥』們要逼我們讓步，他們拒絕買進我們的白銀。」

在報紙上我已經看到了這些消息，但是這種景象更給我一個啓示。在我到墨西哥的第一天，我就一腳踏入了一個民族的奮鬥之中，他們不願再聽人說：「這是你所能做的，這是你所不應做的」了。

委拉·克盧斯對我，是研究美國帝國主義的直接開始。在墨西哥的三個月中，我有無數次的機會，來證明住在墨西哥城華麗大廈中的美國商人們仍舊在將墨西哥當作美國的保護國，或是一種殖民地，他們任意地規定爲他們工作的人的工資，而不稍顧慮到名義上一個獨立自主國家的議會所制定的法律。

★

★

★

★

★

美國帝國主義的觀念不是在舊大陸上發明的。早在七十年前，在拉丁美洲最偏僻的區域中，這句「美國帝國主義」(Imperialismo Yankui) 已經被用來指示歐洲今日在美國勢力擴張下所感覺到的了。至於直到一九四五年為止，這個帝國主義的存在，在舊大陸上還沒有充分地表顯出來，那是因為美國蟄伏在西半球和遠東，還沒有知道他參加對希特勒德國和日本戰爭後所有的經濟上迅速的發展的緣故。

就是這個發展，她，一面增加生產的工具，一面加速財政資本的累積，不可抗禦地推動了美國到歐洲去獲得新市場。大西洋對岸一位最明暢的、並且最會諷刺的政治論文作家李普曼(Herbert Lipmann) 先生在大戰後寫了這幾行，裏面驕傲地預言了現在美國國務院的政策。「二十世紀，很顯明的，應該是一個美國的世紀。」

美國帝國主義的這一觀點，並不是出於一般想尋找出：誰究竟是垂死的英國帝國主義的繼承者的政論家們的想像。這個觀點實是出於想對美國經濟和美國國務院，在大戰後一切的措施，作精密的研究。所以關於這一觀點的唯一的論據是在搜集重要資料和那些無可否認的明確數字。

依照「戰時生產局」(War Production Board) 所公佈的官方文件，一九四〇到一九四四年中美國有二百五十六億的美元被投資到工具和配備的生產中去。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夜，美國工業配備的總值不到五百億美元。所以在四個年頭之中，美國資本被投入於戰爭工業中的就已昇到美國經濟自從發展以來直到上世紀末所積聚的財富的一半。在同一時期裏，歐洲國家參戰及

在戰爭結果中受到了鉅大的損失的國家，他們的國富的損失，實在可觀。

法國所遭的損失的總數高到了二百六十億美元。上世紀會當過世界的銀行的英國，也從戰爭中負重創走了出來，除開外債外，單單損失也就有一百二十億美元。在戰爭中會挑最重担子的蘇聯，一部分國土被佔，其所引起的損失高到了一千二百億美元。就是小小的像南斯拉夫這樣的國家，算算他破壞的總帳，也值上六百五十億美元呢！

從財政上來看，舊大陸的國家與美國間的對比更加顯著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在事實上已成為資本主義世界中的第一個強國。第一個，並且是最可怕的一個。因為依照華盛頓會議時公布的白皮書的估計，英國在戰爭中喪失了一百六十七億九千二百萬美元的國外投資，已不是世界的債權人了。至於法國呢，她只有瞪着眼睛看着她的黃金、外匯消失。在一九三九年，她的外匯多至三十一億八千五百萬美元，到一九四五年，戰爭以後，就只有一億八千二百萬美元。而美國呢，除了付世界復興銀行和世界貨幣基金會的股本以外，她今日的國外投資超過了一百九十億美元。

這些數字證明些什麼呢？

她們確立了一個理解戰後世界極重要的事實：一方面，美國是在戰爭中發財的唯一的強國；另一方面，她成了世界的唯一債權人。

以馬歇爾為首的美國商人們聽到這些真理時都會氣得面紅耳赤，但是事實是倔強的，沒有可

以隱瞞的地方，也沒有一個人不知道牠，就是貝文也不能例外。因為這位英國外交部長在一九四七年夏天所發表的那篇荒謬演說中，就向美國建議，請她將從全世界各國搜括去的、現在藏在諾克斯砲台（Fort-Knox）的黃金，無償地分給全世界。貝文無非證實了這件不容辯駁的事實，就是今日的美國掌有着全世界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的最大部分的貴重金屬。

我們用這種情形來講美國帝國主義的存在，是要認識美國攘奪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國外市場還損壞她們的國內市場的事實；是要認識美國的經濟走向擴張的趨勢。

所謂帝國主義，不就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後階段麼？在這個階段中，一個國家不能夠也不願意再投資於她本國的經濟中，而要將她的剩餘資本輸出，從事於爭取新的市場。爲了達到此目的，即使必須訴諸戰爭也所不惜。

這是很可注意的，在今日的美國經濟徵象中，組成傳統的帝國主義定義的各種因素都被用金字刻上去了。像一般人所說的，帝國主義與二十世紀前半期的資本主義的主要區別，是在於各大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生活中有獨佔事業的出現。爲最大的托辣斯所設立的獨佔事業，實際上消滅了世界上的「自由企業」（Libre entreprise）的制度。價格和交換從此不再由競爭的自由運用來決定，而由某種或某種生產部門在市場上占絕對優勢來決定了；或以與勢力稍弱的同業妥協的方法出之，或以簡單的將他們排擠的方法出之。這種絕對優勢造成了生產的和分配的工具的沒有先例的集中。可是這樣形成的獨佔集團間的競爭却沒有因此而去除。相反的，她促成了企圖統治

世界的各國之間的對立；最後引起了第一次的世界大戰，德國要用武力來重新分割世界。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德、意、日法西斯要將全世界屈服在她們的法律之下。

帝國主義的這種古典的性質，在美國的經濟圖表和國務院的文件中可以一一的發現出來。譬如英、美兩國戰前在拉丁美洲和在中國的對立，使她們互相爭奪，因英國降入了美國的合夥者的地位而終結了。同樣情形，法國今日也不容置辯地喪失了她世界強國的地位了。美國對於這種結果並不滿意，她的兩隻眼睛還要轉向法國的屬地、意國和近東。她還要將她的資本和製造品侵入中歐和東歐，而不顧東方共和國和蘇聯的發展她們本國富源的各種計劃。

美國帝國主義找尋新市場的意志今日達到了這樣強烈的程度，那是主要因為她不能將她從參戰以後所累積的剩餘資本投資在她本國的緣故。她的性質就逼迫她不能抵抗地將資本輸出，好像水之就下一樣。極明顯的，假使美國資本主義肯將她多餘的財富去用作改良農民們和住在人口過密的都市中的工人們的生活條件，假使她要根絕盛行於南方各邦的窮困，發動大規模的工程計劃，一句話，假使她利用輸出到國外去的財富來經常的改善一般人的福利的話，這筆剩餘之數字可以立刻的被吸收了的。但是資本主義若做到了這一地步，將不再是資本主義了。牠的不變的原則始終是不肯放棄牠的利潤，除非是被工人階級的鬥爭所迫的時候。

這裏我也可以舉出幾個數字，來證明我上面所說的不是沒有根據的空言。

根據美國勞工研究協會 (Labour Research Association) 公布的統計，一九三九年與一九

四四年之間，美國工業界的薪給者的生活程度降低了百分之五。在一九四四到一九四五年的一年中，通貨開始膨脹，他們的生活水準又降低了百分之五。戰爭結束以後，由於額外工作時間的減少，工業界薪給者的生活程度降低了百分之三十。美國戰時所得的龐大利潤那裏去了呢？

統計又證明這些利潤只是戰爭工業的獨佔機構致富。從一九四〇年到戰爭結束，大部分的國家定貨都是向大的鋼鐵、飛機業、造船、化學工業等等托辣斯去的。全國百分之七十的軍需品，乃一百家公司所製造的。美國全國人民納稅的結果，都變成了獨佔機構的利潤。

此外，從一九二九年金融風潮以來，一直影響美國的銀行，到一九三九年，還陷於困境。這次他們可以改善他們的地位，並且能將向國家所借的債款全部清償了。資本主義世界的儲金量到一九四三年年底為止，高達三百二十億美元，而存在美國銀行中的，就有二百二十七億二千六百萬美元，那就是說，幾乎佔全世界儲金量的四分之三。

如此，美國的新給者的生活程度降低了三分之一，而美國的獨佔者，他們却獲得了極大的利潤。他們將一部分的利潤投資在新的企業中，而將其餘的部分極謹慎地保存着，等待戰爭結束後再去利用它。

美國資本主義在本國的薪給者收入日益減少，在世界各地陷於衰落的時候，能够實現它擴充生產工具和增加財富的妙術，這完全是因了戰事以及租借法案(*Loi prêt et bail*)替牠開闢了意想不到的市場的緣故。但是今日租借法案(美國的納稅者曾為共同目的之故而慷慨地負擔了牠的